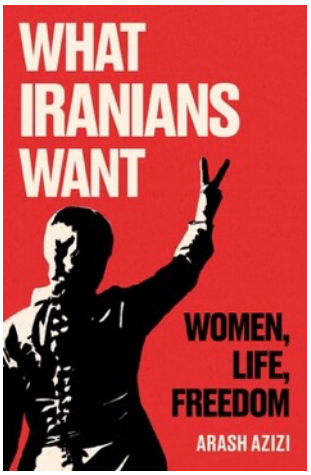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生命危在旦夕的異議人士

今年3月底，一位名叫普里亞・澤拉蒂（Pouria Zeraati）的伊朗記者在倫敦街頭被刺四刀，幸好他的傷勢不算嚴重，執筆之際，他在醫院中接受治療，情況尚算穩定。澤拉蒂在伊朗國際頻道工作，這是一家位於倫敦的異見者頻道，德黑蘭政權已宣布這新聞媒體為恐怖組織，伊朗國際頻道表示，他們在過去十八個月裡一直受到嚴重的威脅，但伊朗政府否認與此次襲擊事件有任何關連。現在案件仍在調查中，在真相未明之前，筆者不會排除此案真的與伊朗無關的可能性。

過去已經有不少伊朗異見人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嚇。2009年大批伊朗人民不滿意總統選舉有可疑，政府以鐵腕手段鎮壓抗議活動，持不同政見人士馬西赫・艾琳內賈德（Masih Alinejad）不得已離開了伊朗，她在英國待了幾年，最後在紐約定居。2021年，四名伊朗情報部特工試圖從艾琳賈德位於紐約市的家中綁架她，隔年，一名攜帶AK47衝鋒槍的男子在她屋外被捕。今年一月份，美國執法部門逮捕並起訴了東歐犯罪集團的三名成員，罪名是密謀在紐約暗殺艾琳內賈德。

2022 年 9 月，22 歲的伊朗庫德族女青年阿米尼（Amini）因被指控不遵守伊斯蘭教規佩戴頭巾的格式而被道德警察拘捕，隨後懷疑被虐待致死。這事件掀起了全國大半年的示威浪潮，但到最後仍然被無情地鎮壓下來。



海外的伊朗人接上火炬，繼續為自由馬拉松奔走。今年2月，伊朗異議人士阿拉什・阿齊茲（Arash Azizi）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為《伊朗人想要什麼：女性、生命、自由》，阿齊茲是美國萊姆森（Clemson）大學政治學和歷史系的講師。這本書詳細地記錄了過去幾十年來伊朗人抗爭的血淚史，不管是左派、右派、女權分子、工會運動分子、環保主義者、遜尼派穆斯林、巴哈兒教徒……，若果任何人的言行被視為違反伊斯蘭什葉派教義、或者對政權構成挑戰，那麼他們都會受到監禁、虐待、離奇死亡、被自殺。

女權大倒退：吃黃瓜是性挑逗

這悲劇可以追溯到1979年，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皇朝，成立了由伊斯蘭什葉派教長高美尼領導的神權政府。在革命之前，巴列維國王企圖將伊朗帶向西化、世俗化、現代化，1975年，前政府頒布了《家庭保護法》，將女性的最低結婚年齡從13歲提高到18歲，一夫多妻制變成非法，該法律並且禁止男性單方面提出離婚。1979年，伊朗通過了新的伊斯蘭法典，推翻了《家庭保護法》賦予婦女的許多權利，一夫多妻制重新合法化，恢復對男性有利的離婚法，童婚年齡再次降低……。 此後，女性不可以穿着西式的泳衣游泳，高美尼曾經說這簡直是裸體游泳，犯下這些罪行的女性應該被剝皮！伊斯蘭法對禁止情慾已經到達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曾經有一齣電影的一個片段因為展示了女演員耳朵的形狀而被剪掉，即使她的耳朵已經有頭巾覆蓋。伊斯蘭法也不允許女演員在銀幕上吃黃瓜，或者微笑時露出牙齒，原因是這具有挑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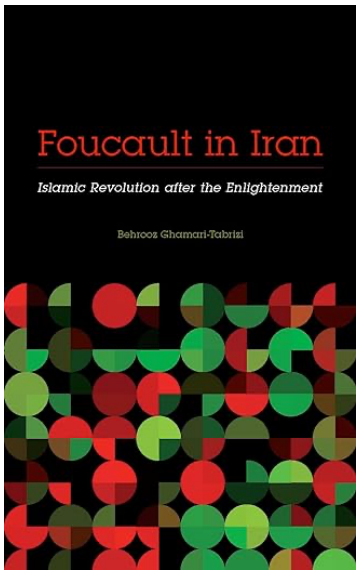
壓迫工會運動和環保主義

1979年之前，伊朗在許多行業裏面都有影響力龐大的工會。然而，革命後，新的伊斯蘭共和國政府開始鎮壓獨立勞工組織，原本革命前就已經存在的工會被強迫解散，工會領袖不是被監禁，就是被處決。1982年，政府通過了《勞動法》，禁止獨立工會，並透過建立伊斯蘭勞工委員會，將所有勞資關係置於國家控制之下，罷工變成非法，集體談判的權利也被取消。

驟眼看來，環保主義應該不會對政權構成威脅，然而，在極權國家裏面，長臂管治是無孔不入的。伊朗環保人士曾經反對興建核電廠，但政府警告他們，這些言論已經跨越了紅線。有可能伊朗政府是以建造核電廠為煙幕，從而發展核子武器。環保人士也批評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空氣污染和湖泊乾涸等問題。他們表示，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美

國，媒體將會鋪天蓋地去報導，因為這樣可以抹黑美國。結果，不少環保人士被指控為美國和以色列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賽義德・埃瑪米（Seyed Emami）是伊朗裔加拿大人，1979年他懷着愛國熱情，毅然離開加拿大回到伊朗，要將自己的知識貢獻祖國，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他投筆從戎，參加了抵抗伊拉克的戰爭。戰後他成為大學教授，並且積極地參與環保活動，但他多番批評政府，2018年他因為涉嫌間諜罪被捕，隨後在拘留期間死亡，官方說他是畏罪自殺。

辯護者如過江之鯽：東升西降？



令人難過的事，為這種劣跡斑斑的專制政權辯護者仍然大有人在，幾年前，筆者任職的前大學邀請了一位美國宗教學者發表演講，他曾經到過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實地考察，在講座中他讚美伊朗的開放態度，特別是其科學精神。一些同事和我都提出疑問，我說：「這是一個封閉系統。」那位宗教學者面色不悅，他問我：「你有沒有到過伊朗？」我說：「沒有。」他隨即提高嗓子大喊：「就此停止討論！你正在論斷人！」

他只是訪問過伊朗幾個星期，便以為自己是專家。我對他說：「雖然我沒有到伊朗遊歷，但我到過許多其他伊斯蘭國家，我亦有許多穆斯林朋友，包括由伊朗逃亡到美國的人，他們在伊朗渡過了大半生，但他們對伊朗的觀感跟你很不一樣。」

我真的百感交集，無數異見人士拋頭顱、灑熱血，甚至付上家破人亡的代價，去跟視人命如草芥的暴政搏鬥，但這位在美國享受自由民主的宗教學者，卻去歌頌專制神權！

這並不是偶然、個別的事件，在自由世界，這類學者如過江之鯽。在巴列維統治伊朗期間，法國成為了高美尼的庇護所，很多知識分子對高美尼表達仰慕，這包括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撰寫了不少經典巨著，對後現代思想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傅柯認為，1960年代殖民主義的消亡使西方思想走向了轉捩點和危機。1978年，福柯甚至宣布西方哲學時代已經結束，亦即是東升西降。同年，福柯前往伊朗，因為他想親臨這些東方思想的誕生地。他高調地支持伊朗革命，認為這種新的穆斯林政治風格標誌著一種新的政治精神。福柯意識到這種新興力量不僅在伊朗發展出新的話語權，而且它會延伸到全世界，從根本上與現代西方文化、社會、政治秩序決裂。

福柯說得對，高美尼在1970年撰寫的《伊斯蘭政府》裏面，已經明確地表示神權政府不應該只局限在伊朗，而是要伸展到其他國家。1979年之後，伊朗積極地輸出革命，支持海外多個武裝組織，例如胡塞武裝、真主黨、哈馬斯……。

目睹伊朗革命之後種種怵目驚心的事情，福柯有沒有改變立場呢？透過深入的研究，伊朗裔美國教授貝赫魯茲・加馬裡塔布里茲（Behrooz Ghamari-Tabrizi） 指出，福柯不僅沒有放棄原有立場，而且伊朗革命的經歷在他整個思想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福柯在後來的著作中說，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是一種改變的力量，他在德黑蘭街頭目睹的新精神並不在乎對伊斯蘭教和霍梅尼的忠誠，這種精神必須與革命的成敗區分開來。

我不會在這裏長篇大論地反駁福柯，有時一些哲學大師的偉論是可以用常識去點出其荒謬的。試想像這個情況：我反對西方的醫學霸權，提倡嶄新的余氏氣功療法，跟着我佔據了一間醫院，強迫所有病人接受我的革命性醫學，結果每一百個病人中，有九十九個蒙主寵照，那麼我是否可以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生死論醫學，無論如何，我已經向全世界展示出革新的精神」？

福柯在餘生中繼續享受學術大師的地位，他不需要為自己的言論負上任何責任或者付出任何高昂的代價，埋單的是千千萬萬有冤無路訴的伊朗人。

結語

專制政權就好像是廁所三姑一樣，易請難送。由1979年至今，伊朗的神權政府已經跨越了四十五個寒暑；從1948年到現在，北韓的金家皇朝已經過了三代。這類政權極難更換，除了是因為他們控制嚴密之外，他們亦擁有許多死心塌地的支持者。

我不禁擲筆三嘆！

2024年3月31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